

民族學家芮逸夫

(本文插圖刊第8、73、74頁) 王成聖

由助理員晉身院士

民族學家芮逸夫教授，字慕城，民國前十四年（一八九八年）五月十八日，在江蘇溧陽誕生，民國八十年（一九九一年）七月七日，因患胃癌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，享年九十五歲。

芮逸夫幼年時期較為沉靜，但是才思敏捷。青年時期，進入中央大學前身國立東南大學外文系，潛心學習，以優等成績畢業。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中央研究院初創，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設在上海，內有民族學組，是一個新的學門，由蔡元培（子民）院長親兼組主任。民國十九年九月，蔡元培聘任芮逸夫為助理員，芮當時正是三十四歲的壯年，精力充沛，朝夕勤學，孜孜不倦。後來以一生精力，致力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成長及其融合之研究，首開以近代人類學的論點研究這一古史的先河。而對於羣經諸史，中外百家都盡心盡力，深入探討。中央研究院草創期間，歷史語言研究所最初設在廣州，後來遷到北平，研究門類開始分為歷史、語言、考古人類學三組，到了民國二十三年，史語所南京所址落成，所長傅斯年（孟真）認為人類學應另外成立專組，於是改設四組。先是將設在上海的社會科學研究所，其中民族學組因性質與史語所併，芮逸夫也就隨著轉職到史語所。後來逐漸升為助理研究員、副研究員而研究員。民國三十五年芮逸夫受聘兼任國立中央大學邊政學系教授，（邊政系後來改為考古人類學系）講授民族學、人類學、邊疆民族調查等課，筆者時正肄業中央大學三年級，選讀他所教的課程，受益良多，我們全班同學對他非常崇敬愛戴。民國七十一年七月，芮教授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
不做立委專心治學

芮逸夫器識闊通，傅斯年很看重他的才華，以為國家的代議士不可沒有他；而論邊政、議學術，早年的立法院應當借重他的長才，於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初大力推薦他出任立法委員，芮逸夫自三十六年春到三十七夏，列身壇站有一年多時間，宏言議論，受到朝野敬重。然而終因為不願見政治上許多不合理的現象，無法改進，他因志趣不合，請求辭職，專心治學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他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來台灣，秋季兼任第四組主任。當時傅斯年受命出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，在文學院成立考古人類學系，商得中央研究院同意，合聘為教授。院士李濟主持系務，芮逸夫參贊掌劃，對於台灣土著各族中西文名稱的劃一，民俗的調查紀錄，有很多的貢獻。芮教授和凌純聲教授曾推荐我到台大考古人類系任教，我因另有工作不克分身，祇好婉謝兩位老師的好意，至今猶感歉然。

古稀之年著述不輟

民國五十七年，芮逸夫年屆七十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民族學研究所、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同仁及畢業校友，共同計劃為他祝壽，輯印了「中國民族及其文化論稿」三鉅冊，自甲至壬計九編，有中英文論著六十五篇，又附錄五篇。

上集為「民族之部」，有中華民族概述、西南民族、台灣土著、邊疆民族、中國鄰族之考考

索。下集為「文化之部」，有中國文化略論、中國家庭制度、親屬制度、少數民族文化、邊疆民族語文之研究。古稀之年，已有這麼多的著述，以後的二十多年，雖精力稍衰，仍著述講學不輟。唐人劉知幾著史通，曾歎道：「頭白可期，汗青無日。」這情形在今天人的平均年齡及治學環境進步的實況來說，並不足以深慮，然而倘非心精力果，學不厭而教不倦如芮逸夫者，又那能達到這一境地！

淡泊明志寧靜致遠

芮逸夫體格健碩，聲如宏鐘，晚年因患痛風，在治學的餘暇，定時從事健身運動，並嚴格遵守醫生的規定，對飲食非常謹慎，不沾葷酒，每天往返於南港及台北市區之間，總是提一個大包，裏面放些書物。同仁都驚訝的向他表示，何必自討苦吃，他則含笑回答，每天可以藉此機會練習腕力，有什麼不好？這位恂恂長者，具有醇儒氣象。諸葛武侯說的「澹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」，芮逸夫予人的就是這個形象。他活到九十多歲，仍健步如常，沒有龍鍾老態，大家都認為他可以活到百歲以上，但終因不幸患了胃癌，被送入台北榮民總醫院治療，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七日辭世，由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，主持治喪委員會辦理後事。他的夫人徐蘭卿師母，性情嫺淑，每天早起陪伴他作晨間慢跑，鍛鍊身體，芮逸夫老師得享大年，而畢生能從容於士林學苑，得夫人的協助甚多。芮逸夫有兩位公子，長子芮榕生，次子芮碧生均已成家立業，分別旅居美國及南非。像芮逸夫這樣厚德載福，績學以名世的，實在並不多見。